

# 纸上得来终觉浅——在缅甸做调查实验

姚颖

对于把因果关系当成“圣杯”来追求的社会科学家而言，实验是理论上最有说服力的研究方法。广义来说，社科的实验方法包括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实验室实验（lab experiment）、调查实验（survey experiment）。2017 年至 2018 年，我在缅甸仰光大学访问，并与合作伙伴共同完成了“缅甸民众对外国直接投资项目的态度”的调查实验。调查实验并不是近几年才兴起的研究方法，但从既有文献看来，2017 年在缅甸做调查实验还是个新鲜事。那段时期，缅甸开放的环境吸引的不只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旅行家，还有充满好奇心的研究者，可谓群英荟萃。康奈尔大学作为全球东南亚研究的重镇，对缅甸也格外关注，光是我认识的驻扎仰光的康奈尔博士生就有 4 个，其中之一便是我的合作者——康奈尔政府系国际政治经济学方向的博士候选人张友谊。

## 一 启动

在异国他乡做线下问卷涉及诸多显而易见的难题，在实操过程中我们还遇到了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困难。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课上，老师一般会从技术层面教导学生从理论上如何做调查实验才能确保所收集数据的代表性和有效性，例如理想情况下如何抽样，问卷应当如何设计。在美国的方法课上老师还会就如何撰写研究经费申请

[ 收稿日期 ] 2021-09-30; [ 修订日期 ] 2021-12-30。

[ 作者简介 ] 姚颖，女，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毕业生，研究地区为缅甸及东南亚地区。

书分享经验，尽管这部分总是放在课程的最末尾，但却是开展一切调研的前提。我们的研究计划申请书获得了著名经济研究机构 G 的青睐。于是我们在 2017 年初就确定了经费来源，初步拟定研究框架，摩拳擦掌准备开始。我们分别在缅甸做了两次大样本问卷实验，一次在线下，一次在线上，样本量都超过两千。线下的问卷与仰光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合作完成，线上的合作方则是仰光一家研究机构 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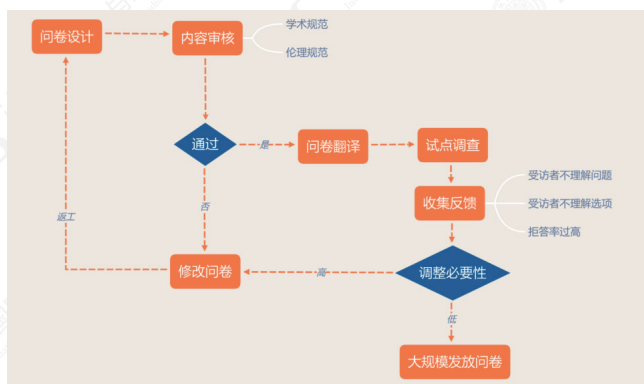


图 1 问卷调研流程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我至今都觉得，这样一家知名的经济研究机构竟然会决定支持两个从没有实际操作过问卷调研的毛头博士生，真是一项大胆的尝试。G 机构在缅甸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都是研究能力很强、对当地经济有深入理解的经济学家，为我们提供的不只是资助，还有智识上的建议、问卷设计方面的技术支持。问卷内容需要符合研究伦理，也需要在缅甸的环境下具有可行性。但到了实际操作的项目执行部分，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完成。

## 二 第一轮：摸着石头过河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选取合适的合作者。即便是有充足资

金去雇佣专业调查实验团队，也必然会面临一个问题——理想的采样目标人群与实际可以覆盖的人群之间有差距。资金并不充裕、但又希望采集到充足且有代表性样本的我们不得不作出很多无奈的妥协。如果要做到缅甸全境范围内的全覆盖，那么我们需要派出志愿者前往缅甸全国各地实地考察采集数据，这显然会在交通住宿等方面耗费大量的预算。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保障学生志愿者的安全，这样的风险我们很难承担。

在文献阅读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一项在中国的一个小成本问卷是利用大学生春节回家完成的，我们得到了灵感，决定利用泼水节长假学生都需要返乡过节这个机会来节省一部分路费和住宿开支，至少可以先尝试做一部分试点，之后还有调试的机会。我当时在访问的仰光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这里的学生很自然地成为了我们首要志愿者招募对象。然而，热心来报名的学生志愿者大部分没有经过严格社会科学训练，很多是第一次接触问卷实验甚至问卷这一概念。每一颗种子都有长成大树的可能。既然没有直接能用的志愿者，我们就从头开始培训他们，直到他们可以单独开展调研。



图 2 仰光大学国关院会议室培训志愿者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在第一轮培训结束后，我们开始线下问卷的试点调查。考虑到需要在后台进行即时质量控制、避免纸质问卷数据录入出错等问题，我们选取了一款专业的手机应用作为问卷收集的工具。应用在开启定位后不仅可以记录问卷开展的实时地理位置，问卷回答使用的时间，同时还可以在离线的情况下使用，这在手机信号不佳的农村地区十分实用。然而，很多技术性的难题还是出现了——缅甸语字体不统一。有朋友开玩笑说：“这个国家分裂到连字体都不统一。”我们最初使用 Zawgyi 的字体，在部分志愿者的手机上显示乱码，如果我们使用在多平台都可以显示的 Unicode，却在 Zawgyi 系统的手机上无法显示。最后只好使用了两套不同字体的问卷。解决了一个问题，却带来新的问题——在试点调研之后，后期修改问卷变得困难，而且收集上来的回答还需要统一字体，也增加了后期数据处理的难度。

在试点调查中，我随机选取了几个志愿者同行随访，以便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但却发觉有的问题就是无解。其中一个志愿者面临的是一位年纪较大的受访者，我看到他把问卷上的问题和答案一个个念出声来，有的甚至加上了自己的解释。我当时没有阻止，事后告诉他这样会干预问卷结果。但他说受访者视力不行，无法阅读，他不得不念出来。为了收集到各个年龄段、不同教育水平的受访者，我们必然会遇到无法阅读问卷的情况，也必然存在志愿者的协助阅读会干预结果的可能性。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无从避免，至少我在当时没有找到避免的方式。

### 三 第二轮：“以人为本”

在第一轮线下问卷完成之后，我们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即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来开展面向缅甸全国各地高校学生的调查实验。虽然在美国等发达国家采用亚马逊等大型购物平台做线上调查实验

已经非常成熟了，但在缅甸这个移动互联网才刚开始普及的国家，使用线上问卷需要冒很大风险，而且问卷结果的效力也很容易遭到专家诟病。但我们仍然坚持做了线上问卷，因为面向大学生的问卷能够反映缅甸未来精英阶层的想法，可以作为验证第一轮线下问卷结果的辅助，并且可以以此机会试验用社交媒体做问卷会收到怎样的效果。经过多方接触和比较，我们决定与 Y 机构合作完成线上问卷。

与作为官方机构的仰光大学不同，Y 机构是一个兼具教育、研究等功能的民间机构，但却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这里的一位研究者 M 曾经参与缅甸历史上的学生运动，并保持了与缅甸全国大学生网络的联系。于是我们通过 M 与缅甸 25 所各省邦的高校学生领袖取得了联系，并邀请他们来仰光参加为期三天的培训。M 为我们指派了一名青年工作人员 S 作为项目协调人。很出人意料的是，2020 年 11 月的大选，S 作为民盟党员胜利当选仰光某镇区的议员。2021 年 2 月缅甸发生军事政变后，选举结果也都化作了泡影。此后，Y 机构按照 M 设想的蓝图，成了一所教授社科的民间大学。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在培训全国各地高校学生领袖的过程中，我才亲身体会到缅甸各省邦之间的教育资源分配多么不均。虽说是线上问卷，但我们并不是完全公开对外发布链接，而是利用这些高校的社交网络平台来定向发放，以确保参与者是高校学生。与全国各地学生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仰光省和曼德勒省是教育资源最为集中的省份，而有的少数民族聚居邦连大学都没有，例如钦邦。有的即便有大学，但学生完全听不懂英文，例如克耶邦。而后来进入实操阶段后，克耶邦的在线问卷收集也十分困难，几乎没有回收到几份有效的问卷。M 和克耶邦的垒固技术大学的学生解释说是因为网络覆盖率太低。我可以想象在少数民族邦的教育资源有多么匮乏，有的学生甚至无法流利地使用缅甸语，也无法理解问卷内容。相较之下，仰光和曼德勒的学生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意外的是，我们的第二轮培训还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学生——仰光市发展委员会（Yangon City Development Committee, YCDC）的一位公务员阿姨，她坐在图 3 所示的 Y 机构教室的最后一排。因为在一次偶然的会见中，我告诉她我们会有关于问卷的培训，YCDC 恰好要开展一项面向全仰光市的入户综合调查，计划样本量高达 50 万。但他们部门却没有懂行的专家，她甚至还把问卷的内容直接发给我让我帮忙修改。我当时拿到问卷还是相当震惊的，心想你们政府部门的文件就这么放心直接给我一个外国人吗？也震惊于问卷设计完全没有章法，我一个半路出家的人都能看出很多问题。他们似乎也没有计划做试点，而是打算直接发放。不过可能因为我会说缅甸语，阿姨对我非常信任，还邀请我参与他们的问卷调研。



图 3 培训志愿者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如今回过头来看，在异乡做调查实验的难度和工作量都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还好我们有贵人相助。面对巨大的工作量，除开当地合作伙伴外，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充实自己的团队。所幸的是，我们得到了神力相助——因博学多才而在仰光有“成教授”之称的一位



朋友向我们伸出了援手。与缅甸合作伙伴沟通的经验告诉我，对于一个业务繁忙、人手不够，却又同时开展多个研究项目的机构而言，邮件和电话对于我们项目的推进作用几乎等于零，设定的工作日程时限也没有约束力。与 Y 机构合作期间，成教授为项目的志愿者招募、培训和管理，以及与当地合作伙伴沟通间来回奔波，甚至开启了每天在 Y 机构的“打游击式办公”模式。除了成教授，还有很多在仰光的朋友也通过各种方式支持我们的工作——借投影仪、介绍社科专业翻译、清洗数据、帮忙评阅报告初稿等等，不一而足。大大小小各种杂项事务也让我们体会到，问卷实验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充分发挥团队的力量。

#### 四 反思

在亲身经历了数据产生的全过程后，我很难像以前一样不假思索去拥抱现成的各类社科研究的问卷数据。即便是在熟悉问卷调查的技术层面知识、懂得当地语言且使用了各种方式进行质量控制的情况下，仍然有诸多矛盾无法解决，诸多问题无法避免，更不用说没有采取上述措施控制质量的问卷调研了。这项研究结束后，让我觉得有价值的并非费尽心思收集上来的问卷数据，而是在这一年的调研中结识的朋友、接触的机构，他们才更直观增进了我对缅甸的理解。

记得庞珣老师在社科学院的新生入学指导上说过，社科研究做久了，灵魂会有点干燥。我似乎也已经不知何为抒情了，最后只想说一句话结尾：在仰光的高温下、暴雨中共同战斗过的友谊地久天长。

责任编辑：李宇晴  
文字审校：王 琴